第三十六战 速度之靴

拂去脸上的水，他又挤出一个笑容，答道：“挺好的，就是有点不通风，我出来透透气。”见言澈放下了心，他试探道：“哥，那个……刘萌萌他们，怎么也来了？”

言澈一副猜中了的表情，笑着答道：“刘萌萌现在在我老板手下做毕设，而且还打算考研进我们实验室，所以现在也算是实验室的一员。另外三个人关系和她都很好，就一起叫来了。”

安容与噘着嘴小声逼逼：“这么巧啊，正好分到你老板手下。”

言澈还是听见了，无奈地笑道：“她自己要求换导师的，说是喜欢老板做的这个方向。”

这下原因就非常明了了——因为喜欢言澈，所以才要求换到吕教授门下，之后的考研，恐怕也只是为了跟随言澈的脚步吧。而对方刚才的表情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。

“哥，她可真是有够喜欢你啊。”虽然想强装调侃，但安容与自己都没意识到，他这句话的语气有多酸。

“我不喜欢她。”言澈果断地说道，接着话锋一转，“走，咱们回包房，我还等着听你唱歌呢。”

得到言澈的这句恩赐，安容与这才舒坦了点，于是屁颠屁颠地跟着他回去了。刚进包厢便在众人起哄之下，被迫点了首歌，也正是他想唱给言澈的——《你是我心爱的姑娘》。

在好事之人的怂恿下，这首歌直接被顶到第一首。发现歌名出现在第一位的安容与，开始莫名紧张了起来。

两分钟后，轮到他开唱。这首在家里练习过无数遍的歌，他唱得真情实意。写词人真是将单恋少年的心理活动演绎得淋漓尽致，一字一句都扣人心弦。

如果有一天，只能看着言澈找到自己的幸福，从此与自己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，到时候该怎么做？是笑着祝福，还是表白后离开？

怎么看，似乎都是个死局。

一首唱完，大家纷纷欢呼，把他夸得都要上天了。他也只是摆摆手，笑道大家太客气了。

之后言澈也唱了一首《乌兰巴托的夜》，他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温润，非常适合唱民谣，总有一股宁静淡泊的感觉。

因为包厢里人太多，他俩各自唱了一首，便再也抢不到话筒了。不过安容与本来也不太想唱歌，而言澈作为主办方自然也是全场忙东忙西的，和这边聊聊，又去那边走走，整个下午都没好好喘口气。

安容与也没闲着，先是几位学姐们轮番上阵，包括和刘萌萌一起来的那个女生，陆陆续续问了他好多个人却又不会触犯隐私的问题，比如说平时喜欢做什么，有没有喜欢的电影之类的问题。

后来又是被另外几个也玩DotA2的学长们抓着讨论，有之前一起开黑那几个，也有没一起玩过的。谈到这个话题时，都成了自来熟，几个人打成一片，聊得火热。

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，安容与有一眼没一眼的瞥过言澈和刘萌萌，不出所料，刘萌萌果然时不时盯着言澈看，傻子都能看出来她的眼神里写满了倾慕之情。

捏住水杯的手不由自主地又紧了紧，所幸安容与不是超人，否则这玻璃杯非得碎了不可。没过多久，言澈被叫到刘萌萌那个小团体的地方，跟他们有说有笑了起来。

“我去下洗手间。”感受到一股愤怒涌上心头，安容与机械性地扬起嘴角，挤出一个十分勉强的笑容，说完便走了出去。

虽然心知肚明言澈是个非常优秀的适婚青年，有人喜欢再正常不过。但真的当情敌出现在眼前献殷勤时，自己还是忍不住一直埋藏在心底的那股冲动。

想要将他关起来，放进一个无人的岛上也好，一个没有窗户的房子也好，要让这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人能睹其芳容，亲其芳泽。

看着镜子里微微发红的眼睛，表情有点陌生。安容与湿着手摸了摸镜子里的脸，那眼里的阴冷、渴望、占有欲，是自己以前从没见过的。

出来刚过五分钟，手机响了，言澈打来的。

“你在哪儿呢？”言澈关心道。

“哥，我在厕所。怎么了？”安容与答道。

还没等到言澈的回话，就看见他走了进来，边走边摘了电话，说道：“肚子不舒服吗？”

“没有，有点闷。”这话也不是全假，十几号人挤在一间昏暗的屋子里，吼的吼，聊的聊，通风全靠空调。

“是不是不太喜欢这种地方？”言澈问道，眼里全是自责。

“没有，就是想出来透透气。哥，你叫我出来玩，我真的很开心。”这句的确是真心话——如果没有别人的话就更好了。

“就怕你不开心。”言澈说着话，竟然伸出手捏了一下安容与的鼻子，又说道：“透完气就回去吧，一会儿要去吃饭了。”

突然被轻轻捏了一下鼻子的怀春少年，小脸涨得通红，半天才反应过来，支支吾吾来了句“嗯……嗯，好……我……我跟你一起过去。”

等言澈上了个厕所，两人一起走回包厢。包场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，十来个人浩浩荡荡地前往不远处的饭店。

开在大学城附近的饭店，基本都算得上物美价廉，虽然菜的分量和肉的比重还是一如既往的少。

在进包厢的时候，眼瞅着刘萌萌突然钻到言澈附近，似乎有意抢走他身边的位子。

在这群人中只认识言澈的安容与，原本一就直跟在他旁边，又怎么会不懂刘萌萌的这点小九九，于是他立马凑到言澈耳边说道：“哥，我想坐你旁边。”

言澈笑了起来，一把揽过他的肩，语气轻佻地说道：“不然你还想坐哪儿呢？”

两人的距离一下拉近，安容与用余光看见言澈的耳朵红了——正是刚才说悄悄话的那边，从耳廓到耳垂，简直红透了半边天。仗着身高优势，他又侧身看了看另外一只耳朵，与这边完全对称。

他害羞了——安容与咬着嘴唇忍笑，又不怀好意地凑到言澈耳边，加重气息说道：“哥，我哪儿也不去，就坐你旁边。”

在不透光的饭店包厢内，头顶米黄色的灯光打在言澈本就白净的脸上，将那一抹绯红完全暴露了出来。

两人这样勾肩搭背的，就把刘萌萌费尽心机挤出来的位置彻底冲散了。安容与如愿在言澈右手边坐下，另一边则是常借给他身份证的学长，据说他和言澈的关系也特别好。小计谋失败的刘萌萌则一脸不悦地在言澈对面的位置坐了下来。

因为菜和座位都是提前订好的，所以众人入座后连椅子都没坐热就上齐了菜。作为一家没有主打风格的餐馆，菜色也是十分混杂，川菜、湘菜、粤菜、鲁菜都有，力求让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想吃的口味。

菜上齐后，男生们开始起哄，问要不要喝酒。除了安容与和言澈外，大家纷纷表示同意——这种大好日子怎么能不喝酒助兴呢？

然而一想到言澈的酒量和醉酒后的表现，安容与就暗自决定，绝对不能让这些好事之徒得逞。于是他挤出一个可怜巴巴的表情，转头对言澈说道：“哥，你答应过我，在我成年之前不喝酒的。”

言澈心领神会，他本人自然是不想喝酒的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喝不喝酒也不是他说了算，毕竟作为东道主，当然要尽最大的努力满足宾客们的要求。

见有台阶下，言澈答道：“放心，我不喝，答应过你的。”接着又转向另外十几号人，说道：“你们点你们的，想喝多少都行。我就不喝了，一会儿还得送他回去。”

其他人见有个未成年在场，也不再多说，只是起了几下哄，说下次一定要补上。没想到离的老远的刘萌萌突然开口道：“唉，学长，你可真宠这个弟弟啊。”

虽然她正在实验室做毕设，但说到底和其他人都不是很熟，毕竟平时只粘着言澈一个人。所以当她这句略带娇嗔的话悠悠地传过来时，大家的表情都有些微妙。

其实她和言澈的关系也没好到能说出这种话的程度，安容与很清楚，言澈是一个十分自律的人，对人对事都会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，绝对不会越界。

以言澈的脾气，自然也不会生气，他笑得更加开心，再次用胳膊揽住安容与的肩膀，说道：“是啊，这么乖的弟弟不多宠着点怎么行。”

众人只当是玩笑话，但安容与还是红了脸颊，舔了舔嘴唇，笑得很放肆，仿佛就是要故意给全天下看一样，还补了一句“那是”。

刘萌萌自讨没趣，脸青一阵白一阵的，此时也低着头不再说话。言澈接过话茬，招呼大家开吃。正好酒也上来了，不能喝酒的两人以茶代酒，剩下的人举起啤酒，说了几句客套话后，正式开席。

虽然以前一起吃饭时，言澈也喜欢给安容与夹菜，但他就是觉得今天这频率有些高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做给刘萌萌看的，总之一晚上下来，自己碗里就没空过。

也不知道是不是喝高了，酒过三巡后，刘萌萌竟然举着杯子过来敬酒。

“学长，我敬你一杯，谢谢你总是帮我。”刘萌萌的声音甜甜的，喝了点酒后脸上也有些粉红色，看起来十分可爱。

“客气。我就以茶代酒了，祝你顺利毕业。”言澈这话回的相当官方，任谁都不会想歪。

“唉，学长，就不能跟我喝一杯酒吗？”刘萌萌眼睛本来就大，水汪汪地看着眼前的人，只怕是石头都该化了。

“我答应过容与不能喝酒。”言澈保持着淡淡的微笑，直接举起杯子碰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来，你随意。”

刘萌萌嘟着个嘴，极不情愿地喝了满满一杯。之后又斜着眼睛阴阳怪气地说道：“学长，看你们关系好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俩是一对呢。”

这话一出口，在场所有人都察觉出来她喝醉了，与言澈关系很好的一个男生立刻笑嘻嘻地接了句：“哎，现在的腐女还让不让直男活了！”说完，又一把搂过坐在他旁边的男生，肉麻道，“是不，宝贝儿？”

被搂住的男生心领神会，捏着嗓子道：“讨厌了啦，死鬼！”说完还用拳头捶了一下对方的胸口。

大家被他俩逗得开心，这事儿也就这么过去了。安容与也终于恢复了正常的表情，刚才听见这话时，只感觉心烦意乱，深知言澈不会给出任何答案，却又稍稍有些期待——万一他说是了呢？哪怕只是开玩笑打趣，都够自己活上好几日了。

他心事重重，余光瞥见那刘萌萌还在自顾自喝闷酒。眼瞅着她目光昏沉，一副意识即将涣散的样子。

言澈起身走了过去，与那四人小队说了几句话，这边的安容与竖着耳朵也没听见一个字。

那女的喝醉了，该不会让哥送她回去吧？安容与心里升起了这个不妙的想法，脸色越发阴沉，如果自己不在，先不说言澈会不会被灌酒，就是这刘萌萌真要闹什么幺蛾子，天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。

待言澈走回来后，安容与强忍烦躁，问道：“哥，你刚才……跟他们说什么了？”

言澈笑了笑，想也没想就直接答道：“就是让他们三个人一会儿送萌萌回去，到了之后再给我发信息。”

安容与这才放下心来，舒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哥，我还以为你要丢下我去送她呢。”

言澈笑得更加开心，还用手弹了一下他的额头：“我在你心目中就是这样的形象？”

安容与答道：“当然不是了！哥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去？”

言澈看了看表，见大家吃的也差不多了，又问了几句要不要加菜，众人纷纷表示酒饱饭足，是时候回去躺着休息了。

招呼着大家拿好随身物品，十几号人又浩浩荡荡地出了饭庄。因为安家和上大要走两条不同的路，所以在一个十字路口时，言澈便带着他和大家道了别，并叮嘱送醉鬼们回寝室的人，在到达目的地后给他发信息。

晚上八点，虽然已经入秋，但温度算不上低，出来散步的人依然不少。道边的小店也都开着，无需路灯照明，都将这笔直的街道打得通亮。

“玩得开心吗？”言澈问道。

“开心，菜也很好吃。”安容与答道，只是他心里还有事，又纠结着要不要问。

“今天谢谢你给我解围，说实话，我也真不想喝酒。”言澈说道。

“哥，我也不想让你喝酒……更不想让他们看见你喝酒后的样子。”后面这句越说声音越小，这嘴一快，竟然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。

“我喝酒后……是什么样子？”言澈问得有些小心翼翼，似乎生怕自己之前出过丑。

“没什么……就很乖啊，嗯，很乖。”回想了一下那次言澈喝醉后的样子，安容与竟突然脸红了，那安静躺在自己面前的脸仿佛还近在咫尺一般，令他口干舌燥。

“怎么办呢？以后工作了总要喝酒的，到时候谁来替我挡啊。”言澈说道，语气有一丝捉弄的意味。

“哥，我给你挡！”问者无心，答者有意。

“好啊，你说的，到时候可要随传随到。”言澈笑了起来，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。

安容与走一步瞥一眼，看着对方嘴角翘起的侧脸，又呆呆入了迷。越发的口干舌燥，无意识动了动喉结，剩下一身的干渴难耐。